

棗

林

外

索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
即八卦也大易擇順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
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或乞覽其草然當於心者
嘗寸紙錄之使空函中積若干紙歸陶宗儀之覽也于是傾函
而汰之幽竇僻證頗掃耳目之冗迫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
有裨帳枕恨限於管蠡之內一窺一測於四庫五車尚其本其
指敢云餽糟豎矐玆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
吾家所自始也樂操風土不忘本也且辱在泥塗啗之嗚之足
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于中原則若之何曰

陳蔡之賦不足後也謹避君三舍時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邱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

益官談遷儒木輯

天地

皇甫 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十九百三十
二里分為二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
間、距周天積七萬九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
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聯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
其一、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扈、齊也、媿、燕、衛、降、委、魯也、大梁
趙也、寶、沉、晉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析
木、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画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鬃羊次人呈氏而居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揚州府志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時於日月之都寓於南蠻楚南蠻也
粵道南楚記今楚源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矢信猶有燧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

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栢山先生問張佳育育甫曰六十四

卦始於何時育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煥等

卦則三皇堯舜時事高言隨蓋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

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經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

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呼呼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

說無為無見若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持六十四卦顛鑿何

狀矣居東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成故以未濟歸為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
亦蓋闕胡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注

辭

伏羲文王墓前著艸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草
蘇陵白茅券女拖苞艸皆偃卧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鄧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
高貴鄉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探傳
徒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寶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塋橋山
在中部縣東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麓有黃帝廟
山周城塹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帝
騎龍升天其臣左微感恩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於秦皇
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塋衣冠於此者乃臣不忍直

言堊黃帝故曰堊衣冠猶稱君堊曰晏駕 莊勝畧

烏蹄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竄宇記延溪有栢樹若干枝條湯
茂嘗烏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嘯蹄一作不已主人
取其枝為弓名烏蹄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虫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
村人 彈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
墟山臨洛水之汭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
居陽武而堊利御陽武縣志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洎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後御百神，召至雷電，衆結元之東，周旋八外，皆有銅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到、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但甚不足存者。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荆茹豐

黃帝之臣有荆茹豐，主中祀。左傳註：楚有茹人，城張，攝音荷。古樂驚何食之，茹下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托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冀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城集

老童獻負

老童即騶山神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黃帝樂師也

疏屬山今遼寧德州山海經載負之臣曰危與獻負積窶窶帝乃格之疏屬山格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鬚繫之山上木在開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鄒城屬山於盤石室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旱邑民禱於堯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喻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麵矣可取而食掘試果獲麩飯者類以全傍和闈之味取者日萬餘人迨穀登始無麩順德府志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

許由友嚴儔蜀之嚴道人張華博物志

字之通用也

益為許則契為高卒為替君牙為君能此

古聲之通用也同音而異文者固為嚴儔為儔儔為鮫鮫為偏財為受同為嚴此古

稱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樓賜
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蓋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
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南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
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
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
召許由為九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箕山有巢
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堯而
統欽茂之耶揚誠辭有詩于雲到老不耽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于雲之見議於人宜矣李廌河南通志

羅泌去書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款泐者過半其
可讀僅六十言碑中序光年^本之世去舜祖^本生窮碑窮碑生
敦康敦康生喬牛喬牛生替^本產^本質^本之史記蓋同生^出自黃帝
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
白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教^世始^世至不^世窳不窳下傳孝^世歷^世猶十有
七世而太史公作周記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
一人又刪^信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
賢而有闕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
過^也哉楊慎^也甘銘錄

帝舜仲冬相也狩至大茂山阻雲遙行望缺獲忽廟傍飛一石

陸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輝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窟廣狹不少矣曲陽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葬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蛟去如軒后葬衣冠故事馮元成集

舜妹画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嫫婁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嬾人吳郡沈顛画鹿主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額苑云通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
唯絕微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康蓋此
地又通州北六十里舊傳劉封於此後人相祀之唐刺史薛伯
高毀其祠柳宗元作仟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判道
州考民風披地道圖而得是祠驥曰劉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史寔理以惡德而尊世祀殆非化吾人
之意哉命巫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又圖朝王
守仁有象祀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苗自十羽
雨階之後家之祠舜因訖而為舜沒於此至稱二妃哭舜淚滴
於竹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女時心
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能盡無恙相
携至於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
有善卷墳辰溪有善卷塚宜興有善卷祠宋政和間賜號避世
高蹈先生

皋陶音

淮南子皋陶音而為大理此劉安依詁之說石泉嘗云即使皋陶音而為大理民亦不寃也蓋假今之詞耳謂皋陶真音則真書皋陶執都而執俞之後周說楷

后稷

后稷之孫叔均樹教牛耕山經牛耕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告帝謂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東山以變東夷由北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

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 關州城西十里鯀隄自濬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廣雲縣南四十里長城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 三名尚書作公从人在山上唐古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禹王祠

密縣古名史王祠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今石躬臨祠祀最古密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西河漢州呂

梁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徑孟津，過洛水，經鞏，至於大伾，今大名清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定冀州信陽渠，至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州趙深三州地也。北分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之以入海，簡潔一水，先儒疑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河標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濮，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枣，東濱金堤，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州也。徒駭，丘，今隋豐縣也。又決濮陽，教子口，今開州界也。注經

郟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滎陶。今臨清也。又決河滎。實壘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鄆。金堤決。平原溢。勃海。清河。信都。勃河。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刺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揚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揚劉。今沂東縣也。

一。故志徒駭河在滄州廣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新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蘓河在慶雲縣西南。簡家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南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大以為九河之地已論於海。御道元六謂九河竭石。

苞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亦已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胡蘆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蘆。故
名。禹貢。許商志。注在東。光無棣之境。

南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禹禹足空也。河
勢得高。故陷育形。為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東北
入海。萬曆六年。本郡徵欲開抵。通德州。四女關河入海。

阿間府志。云南津。見在東。光南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
訛呼為故河。閭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注
獨慶云。滄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邠名水許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浸。經縣南。又繞東北。經平園橋入海。

覆繡河古名覆釜。在慶雲南二十里。爾雅云扶輻覆繡故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山東通志曰覆繡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派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鈞鹽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鈞鹽河在武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武州今為武縣。在慶雲西北。慶雲在武州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

馬頰河在廣安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數處
國穀類河灘牧馬草廐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頰河也爾雅
曰扶頰馬頰故名縣為馬頰縣諸水悉匯於此至海豐縣入
海

河源

河源出自崑崙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崑崙河為必力
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楚牛河東北之
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
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
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崑崙

判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靈有神居之者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
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元僧安助

俞安期曰余志注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所稱積石山在河州
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閼縣山也唐成寧中薛仁
貴征土蕃敗績大非川夫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閼靜邊鎮置
積石軍其後又陷於土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
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終以祖其說以故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
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註云山在河閼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
關兩源合而東注蒲海昌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

且聞

其

下面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記後漢書曰既類自煌中追燒當
羌且聞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
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徂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
窮進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連柏海上望積石
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因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
載皆書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
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山入盩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
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
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連柏海上望

積石山之文可謂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歟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臨羌

縣志注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詞至

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

山中高四下四詞茶山古所謂崑崙崙房曰閻母黎山勝國潘昂霄

黃河記云吐蕃桑甘恩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

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鄭愈追荒人至此山成云是

崑崙山始於啞張駿時馬度傳會獻捷之言也馬度為涼酒泉

太守上言猶泉南山即崑崙山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

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
崑崙戴之臨羌而注瓊園地理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措地
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乎然高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
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
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馭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
木禾珠樹佛圖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湖水虞泰扶
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攬天子傳云天子
目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止之數自宗周墜水以西至於崑
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鄒道元注水經按是教觀泰以

山海經謂至巨殊非所譚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略崑崙有海
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
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內明澤外復有崑崙山又山
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有人載勝虎齒有豹虎尾穴虜名曰西王女是有二
崑崙焉蓋提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
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

類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
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為本紀所謂去
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又東
入葱嶺山者是也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後
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
有烏賂崑崙之論不信夫為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獨不觀尚書亦有緘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
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泐澤班固載河有葱嶺
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蓋澤即泐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

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載

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與

圓同夫漢自燉煌西至盭澤列起亭障戍已校尉也於車師都

護之府置於烏曼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之流入於蒲

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因曄之載諒非綿邈計度之詞水經所

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因曄之書入証往來將合亦非誕妄由漢

以由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往吐蕃敗績失河湟以

西之地人之遷北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東北星宿川

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遽入為酒泉臨羌之境矣且尚書崑

崙折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折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所稱九渡

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折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益應在折支之

上而都寔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崑崙在研
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英
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遼無經載迨於劉元鼎使吐蕃胡惟
才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廣
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攷前代之籍堅執乎元鼎之詞極詖山海
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傳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
隋唐初錯持如阪煩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
至於潘昂霄之託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之墟千載
下移源可慨也

導江

國初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基茂隘
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益涿廣漢迤
又西至港口其波蕩潏漱不可遏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
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皆常棗梢下至彭小渡興經流合少折
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春撞湍吼曲行五
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
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
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鄧都北行過
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白
益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巖頭堆上十五里城下魚溪河

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灤瀨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東溢水漲不可制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々無聲窮嶽古木叢州怪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嶮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初開望夷陵如咫尺由夷行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蘗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有風漲雨發作無節舟人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富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所城下北過龍灣楊

子廣可四十里五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於海

九州

高貢莫充青徐揚荆豫梁雍 國禮揚荆豫青充雍幽薊并
爾雅莫豫荆揚充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嶠峯又傳在
衡山縣空靈巖峯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
其所以然打碑九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愈憲張
孝友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

文字九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安雲峰
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
鑑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仰水虜與登鳥獸之間
參身洪流明發爾興火赫忘家宿嶽麓庭智形折心固不辰往
來平定華嶽泰嶽宗跡事衰芳餘伸裡鬱塞昏徒南蹟衍亨衣
制食格萬國其寧窳舞未奔鑑又為釋義謂得此刻鑄夜夢一
長人挈一古鏡鑲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負腹內金環四口
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竊而忘首一
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竊謂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
國子監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鑑所辨神禹碑文

文也。高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考信然。吾方以不得考其文

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碑已一快于心。遂知其然否乎。且沈生

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宜從諸刻碑以俟後之君

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

壁中。當是時已謂蝌蚪書。歷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

所識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夫何言

蝌蚪。由此碑為尚所遺七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間副使

管大勳刻置石鼓書後

院 衛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岫嶠之麓。未

上坊。從行道士云。山無為碑。雖岩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錄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鑑得於獄
麓書院小山竹葉園刻苔剔土榻本人傳聞蓋宋人所模刻也
生誤傳以為高本刻世衆亦未之攷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
質疎屬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岩間風雨水壺之剝落^所侵沒久矣
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責於
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禍
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兩刻三字而宋人所
刻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橋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
幸有題識可攷則漢刻山岩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
石壁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孝義山三字在祝

融夫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前代豈無一人題

一本作宜
前此無

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巽竇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

與法即

皆取象山川虫魚艸木之類高稽於水今篆體皆有形水形出

尚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

元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

安得

天然符合有莫如其所以然者存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不約

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於清陽行

臺題几集

何倚即喬遠曰禹碑後人屢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做鳥跡為
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浮化帖有

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二六

謝折肇折游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文非鳥後人以意傳會強合風文雖曰高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組御

帝王世紀禹生石組村按石組御在汶川石泉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州東門張尚書邦奇跋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穀以入為去故益瑁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去聲契之為禹入聲旱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蚕之

為僂縣之為鮭也之為偃紂之為受國之為韓是也此古字之
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重黎
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提齊人
伯夷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族遺二子矣故其
次如此羅氏路史直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
之子則贏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城六國後時秦方盛於西
塗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
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比之才子墮鼓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
夫老而壽攝壽差期而薦為豈有高且老而薦二百歲以為身
後之計乎金履祥曰益壽益字墮鼓帝高陽次子伯益也

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空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
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
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
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述七篇

夏時

三代志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祐春秋改正一作楊祐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
非湯也皇甫經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亳立

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
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攷城為北
毫較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
後親此二筆甚僻見馮衍顯志賦 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
有五歲 竹書紀年 伊尹篡傍生棘皆直如矢 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禹錫之才也猶書曰暹衡云爾而說
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李通河南通志

鬼方

商高^商按戊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卽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白
奴傳夏曰薄維^商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
北徙^粵廣曰獯獯及采定辰漢錯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
耶

彭祖

錢鏗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
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寧為周文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見
彭祖永年乃援入八仙通鑑及道釋武夷^志諸書皆附會命術之
說錢錯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鬼等六十八皆凍死此

墓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杜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
而生秋不收而結或人妄加耕鋤墓傍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
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亡山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
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亡而思之欲從會日暮
而止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撲
山一統志

武夷山籤錄錄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列仙傳

太玉剪商誤

至於太玉實始剪商說文引詩作實始哉商解云福也太玉始

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安有翦商之念哉

太王

太王居邠：與幽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幽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機入抄錄故字從邠而幽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西伯為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商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封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

約按而周同上茲
此條補註三字

笑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揚雄解難觀伯陽參
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易嘗有一字及周公執
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湯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
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溪傳文北義經
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馬融陸
績王肅姚信俱言周公作文陳學辨文辭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

邑考為射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射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射貯酒之處曰酒池遺蹟尚存

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

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覺莖此穿塚得石櫛有銘云不馮其

子衛公奪我里子常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皇始_{東地}皇_地回崩於

沙丘今平臺廣索皆_有而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_{楚山}

羅隱辨害文曰虎豹橫穿而不顧狡兔_{楚山}屐橫穿而不顧鈎_{楚山}細

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

禮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全。全不能廢
於困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矣。施是以佐孟津之施，焚山
絕流者也。叩馬而棘，計我粟，預鈞網者也。是數語詞偉而義常
然。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
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國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夷何不預折
其謀而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教語竟無阻。能孟津之文，孰何為計
艸？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
口實。既圍象薇，獨非國家薇乎？即避國而負餒于首陽，故甘就文
王之養，苟其不餓矣。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胥狄比而受養之
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馬時可藝海詞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堰相傳太公望垂釣虜釣臺在河之中二水
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閔天南宮造撒宜生三子學於太
公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姜里 尚書大傳
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壽一百
六十卒 世說新語 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而縛 鄭 登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伐殷微子啟
如是陸榮左氏春秋稱曰微子啟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
之是且不屈于紂而何高而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託言以

悅其君而後儒倍之甚者謂抱瓮器而往臣馬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
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
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是為寶又有經比干墓四字相傳孔
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土墓篆文奇古右一云

前因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保一本靈作宇今元衛輝路教授
王悅摹刻明萬曆丁亥國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
比于墓葬此地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為無疑
矣况闕元之前僊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視尊文之
祭乎何於此而非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求
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僊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我
國朝乾隆時封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履考吳代加
封臨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
麥秀漸_兮：兮木黍油_兮：兮穉孩童_兮不與我好兮 尚書大傳曰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_兮：兮木黍之緜_兮：也曰此故
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_兮：兮木黍油_兮：穉孩童_兮
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義
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讖刺竟皆去之惟_有造虜者止其
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_上云今日百始_姓
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恥 如蓋紀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 風俗通又竹年紀年書一百十九歲召公

八十墓

襄城縣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保

文王武王周公塋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塋

畢原一本無北字南北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杜中

又曰秦武王塚在安陸縣西北畢原中大塚是也人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

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雜錄 俞安期曰 余 周家四塚及

國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敗窻嘗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

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

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之君力不能高封

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

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丈二也武王既去豈遷鎬胡獨于

塚乃擬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

亦無是理三也文王都 武 在豐鎬而渡謂速莖豈溺於形勝如周

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玄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

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為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

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
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塚也夫咸陽
北阪中隱：起脊：以南漸下低渭脊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
文王塚者在脊北以考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云仰瓦之勢作墩
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
耶間語及之交遊咸以為妄及考通志亦嘆背子抱孫之說第
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巨謂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
豈崎嶇而各一旦在竊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
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鄂雍大祀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
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較十里東西二三百里

俱曰畢鄂嗣以此燕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
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鄂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
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
王塚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園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
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故安陵塋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
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
矣其所謂成康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獲
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右有二南無圓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園名虞者園之司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仲之子稱蔡仲耳古者謂殷人立弟國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以衍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

之弟膺也 燕子由古文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故殺其神者以樟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陸註云樟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雖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於何時至唐宋已祇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淞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
濟漢^濟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馬大記曰王征荆蠻旋涉
漢王及祭公殞於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終
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幸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
漢梁敗王陷于漢中幸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程

魏王八駿

魏天子傳華駟綠耳赤驥白蟻渠黃踰輸盜驪山子張華博
物志赤驥飛黃白蟻華駟綠耳駟踰渠黃盜驪王于年拾遺
記絕足翻羽奔宵越影踰輝起^起无騰騫扶翼

復翁樓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復翁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
朝履霜兮晨寒不明其心兮信德言孤兒離別兮摧肺肝何
皇天兮道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爾明兮如此寬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
為河伯之名似謬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
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放夢

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秦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自定王二十八年考王
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鄭鄆武王遷九
鼎周公嘗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嘗下都以遷頑民是
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
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為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鎬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漢所謂西國者河南也東周者洛
陽也何以稱河南為中國西國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
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用我車既好我馬既駿君子既獫狁云游
應廣遠之君子之來擊弓之函調弓之茲以時我驅其時擊其來僕
僕狁之矣量矣即御時應廣遠之其來大望慈我驅其僕其
未續續續射其豚屬甲故

沂賢之丞彼溯洲鯉鯉屬之君子漁之漫之有黨其時微之
白魚鯉苗鯉其蘊底鮮黃白其鱗有鮒有白其羽孔居商之矣
鮮之洋之建遊遊其魚何生惟惟鯉惟鯉何以囊之惟賜及柳既
曰車孔安鑿由勒解輪解六師既簡左在膝翻之右膝馳車之我
以躋于原我我止正校六宮車其馮我弓時射射彘承孔應應鹿雉免

其原有速 物 其戎奔；大車出洛亞歐白澤我而弗射多旅速

力樂
君子力樂兩鼓

帥獲登車忽速瑛如秀弓孔碩彤矢笑；四馬其厲六轡沃若
走駟孔碩廊騎室博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際陰陽趨；六馬
射之簇；有軀如帛數鹿如兕怡爾多賢連禽奉短我克尤異

丁鼓

我來自東出隊 兩奔風逆湧盪；謀厥君子既涉我馬汎沂；
繁洎為漢聖士駕言西歸躬舟自廓徒駟連；維舟以道或
陰或陽板 禁浮以戶出於水方出徒僅止其奔我以阻其乃

中鼓

宣猷作源作周尊道我醉仗除帥彼阪田莽為世里希徽德
乃若淩粟采作核其故機楮庸：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存豈
水盤導音樹此暗已鼓

徒御嘩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揮以左我陣弓矢孔庶洎
是熾射大厲矢其奪舉聲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舉左右

燕樂天子來嗣王婚振復古我來攸止庚鼓

彼走馳馬庶替華堆 臣位多庶徽我師氏憲文武

何其一之年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來寧自惟丙中
旭：果：我其常尊華馬既迪秋夏康：駕彼四黃左騰騁

右驪昧之祭戰以奕汝不執德攝賴黎之璫徑旃旆：公謂大
未余及汝茲邑曷不余及士鼓

吳人憐孟朝夕傲揚義西戰北勿復勿伐若而出奇進敵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神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達中國虜孔虜鹿
厚隄既地疆理唯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於是
登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
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
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不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
者即石鼓所奠之地莊而鼓託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

宣王出鑄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徂東，
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鑄出洛岐在置西三百餘里毋得更之
徂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
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峯蔡氏竹塹
葉氏夷滄鄭氏南學周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
氏康侯胡氏主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元張敦言史
伯翳陳定宇熊百可黃廷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
荆石邢子登陳方域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身夏以前斷自建寅而已

前此纘項建丑亥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在僧肅年代久遠典冊易淆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而時月不改者為春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場後世魏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式變建子為正月而一月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南周秦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闡柱、枘、絃、曲遂謂三代咸改

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月言人、珠此無論孰夏與
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敢
以一布衣翹：熟檀改時易歲之權閭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
參采非時祭祀大典諸條靡不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臆合
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
亥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 又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公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
雷已裁不必書矣 又僖公十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損
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墮霜不殺草一為僖公三年十有二月書墮霜殺一為
定公元年冬十月國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
殺故紀災無異詞

書無冰者三一為禮公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公元年春二月
一為哀公二十八年春國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無冰
者若夏正春則非烜燠之災不必書矣

莊公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未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未及
無麥也莊公七年秋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
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國夏正之五六

七月也蓋嘗以周六月運已為常祀今所需均非嘗時也然成
公三年夏大嘗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兩
月圓周之夏月也

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周郊定公十五年

夏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

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

嘗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

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

時必書而正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遺禮所謂先祠以起義

昨謂不當而蒸也蒸書捕之乙亥之嘗寔志壬申災疫以朽餘而薦

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
所載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潁先是卜僭占克鄒之期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豈非僭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國正書也。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朔也不曰
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為春也。雖孟獻子有云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禁之。冬興
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期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
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攷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
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

正夏以春正朔遞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五皆可
言春孔子割夏時以所因月如朔文定公所云不我誣聖經而
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新冰豳風七月之詩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遊斯之六
經歌采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
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夏不以正雖周正并
行九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采宰正月之吉始知布
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遠人正歲簡
稼罷凌人正歲斯水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安

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做其中如內宰中春命婦委於北郊
曰表季秋獻功棗天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澤其以建寅爲方策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咏可
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古如今人稱揖提孟取等語不
復適洪時令故有以寅月起教日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
有以子月起教者如十月之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
六年己丑歲之酉也月交食井然未嘗中以臆說若七月之章辭
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乃用夏時然一之
日感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難用昭代月
全興作國官同旨乃熟謂周家建寅不違予意竟以用禮豳風而

並註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
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
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嗣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高雖建且為正寅月仍用以起數
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喻年改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嘗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為陽氣
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則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受

之矣狀猶致^於商書教誥者獨不觀數言張氏之說曰爾命罔
有儀^常何待正月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順正月愚亦謂極前
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造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
禘^謂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
謂即位之元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
列於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耳三
代之禮至周大備為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夏忠商質
喻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久而後備事固不可知也尚^書盡正義
顧氏曰殷家猶質喻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
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故史記月表紀年

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端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
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類類
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記
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間攷始皇二十九年
登之粟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
一月返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
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
改時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因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頑
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趨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

也具三

郭公

邢延舉坦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喪之
類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郭以
佛山上小篇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
子稱巧善金色為左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
左氏做春秋遂以謂觀變業於夫子胡輪語家語諸書不一見
而太史傳孔子弟子未嘗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夫之醇詩近
於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稱假之事春

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年已
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侯
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伋當
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
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謂兄壽能為
兄竊旌說必已近於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
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
什一於千百夫子比於篇什_五其體裁然_樂淡謂之一經季札聘
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所_樂肄習皆吾夫子

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所以為漢儒
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於鄭志內蛇與外蛇開于南門於稀
志神降於莘於魯禧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上書蛇自象
宮出如先君數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晉書孤突遇太子
書野人與晉文公塊書祝類見野人結草充社回書文公出柩
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奪于李
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穀伯夢涉垣食瓊塊地也書獻于見梗楠陽巫
舉為鳴鳧社嗆之出：書積風于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
有為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寶龜倭白書秦死六日而蘇若此
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鍾詞近於讖緯掛殿非春秋不書事

應之曰昔人謂多言舉與華繁實寡必非丘明筆也為將可誌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類上人今邑有管仲鄉相傳仲故里晉張履注列子謂管仲絕叔並類上人也屬履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

據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歸於莊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

却齊威求侵地者我如豕羊而株異說載異事於春秋其後戰
國游士多稱誅以為口實而寔非也 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備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壬
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涇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
祀之河南通志 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汝州吳山皮皮場廟或
因公而配也

魯僖公六事句釋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教饉者十三人誅
稅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見漢東海黃瓊傳

介子推游仙

介子推姓王名充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
文公異之後見東海造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魏太子臥石

內丘縣魏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傲

青州安豐塘菱相孫叔傲傲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
東向傲傲之子橋封于獲丘一曰潘柳

孫叔微教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鳴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
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
言甚謬楚實 楚相孫君諱鏡字叔教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
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程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
尚存 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
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殺趙盾比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
孤十五年復立趙武以年世致之則自同趙死復景公又奔厲

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年安如是嬰杵臼之事乃
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 田汝成西湖志

陳寔曰左傳不載嬰杵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

從姬氏高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乃言武而取 丘

其田是無嬰杵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

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連志為 其初然謂趙武從姬

氏高於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適也二字出此

李善撰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續為韶先儒以為晉避歸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宿字者則假借為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同

提月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_云公羊傳何休注提月墮也魯人之方言也景龍文館記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為晦耶五雜俎

周道倭迤

周道倭迤作周道倭_或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

郝夷然為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也雍人名巫字易牙貫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尚書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教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日夜子朝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史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敬闕令尹喜西入老子闢天經

老子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舉陶之魯孫曰 為
夏大理^鍊閔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
也愛其大而存其音不忘父子^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
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依武王伐紂見牧
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
記敬王時猶掌圖書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
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幾經
彭祖析為二人非也 豈坊道德經贊言存 老子墓在盤屋^屋縣西

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事^事未虧倍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郊之未剗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暑微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得劑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布也執群獸食牛為劍戟不能難也改連痛之流父正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空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朕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於不始生於不生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遠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備財貨不足民人愈愧福滿小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本相惡

以詐相要防隱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
家昏而政事衰作方迷 雖珠文彩奇愛異恒以褒有德以別
尊卑攻改滋越僂出愈奇令遠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
跡遠不隱親不拉罪至夷滅實至封侯天地震慄強賊愈多又
曰夫饑而決食渴而倍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若不除其身
必死胸中有瘕不可豫也喉中有疾不可利也發妄著面不可
射也蠱毒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死
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至聖之與野人同容通者之與閉
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
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

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
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詬兒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難之
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今書所不載按
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
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
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借性
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
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友廣問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三圖

所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閔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儼若
夢虹觀：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曰

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

第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年三

仲尼

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

與公羊穀梁寔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註謂

己酉為己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

也哀公十七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

之家師次相授况二天法

子

又

同

地

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微乎爾宋漁謂周不時月春秋載于

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寔難以己意移君即位于歲首則

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乃

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天子胡

為虞高之徒哉崔統孔子辭康上終不盜帶鉤許由緣天下

終不利封侯淮南子

卷七

涅槃經以孔子為无淨菩薩孝子迦葉菩薩顏子无目菩薩破

邪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深永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
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造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王芝堂按會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錄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
同泰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元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
廢而琴牢元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藝文

項索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河州城西三十^北五里有項橐祠

連卷道人顏師古漢書注

云

項橐也此必有據

後秦

符

朗著

符

符子言項橐詘孔子

大

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亦如莊周稱

盜跖漁父也嘗之稱墨屎媠婢也豈足信哉

程子

昔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墜平陽之曲沃雖有柯
程本字子華博學通情典有卓異之行性閎爽不肯苟容於諸
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于郊
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預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者
子華子 墓在程子冢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
塾 內丘縣志

晏子回車

邑號朝取晏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穢顏氏家刻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賸相常微獲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

疑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造於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

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自刎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

安吉州西北二十里

州志云耕者每得

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豚肩不掩

豆一裘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熱豈其熱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
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訖子珣生周顯王三年已
未九月七日 采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
河隈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邊而道卒因葬焉
孟津郵城俱有伯牛墓 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子王利賓
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 卷前隨筆

竇威

竇威字戊淮南子竇戊叔平是也

竇鳴犢舜華

竇鳴犢舜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舜華古今人表曰鳴竇音山，犢說苑曰趙音山，犢音山，名竇犢

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犢竇犢鳴犢及舜華在隱曰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犢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在入于海為蛤推入於海為蜃音山是魚蟹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竇犢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衰無賄哀無德不衰無寵衰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秋社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作古乎可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
於澤行子澤也 馬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將門人記

子貢城隍

子貢城隍為婦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
形 王元論樹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五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史推合朔禮禮明三日食而出之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
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宰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弑簡公又對向別傳曰
成子與宰子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
起歸也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
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
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誤以為宰子皆

不足信也古史

莊子消搖游

予嘗聞名消搖游黃義渥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
竭其本極者如舟行而水擾雖動也而不傷其內存於世若是惟
休適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僕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又鴉
與海鵬之二文又何知乃能消遊乎黃山谷集南昌黃介墓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城莊子為吏於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
上嘗作微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將今其書所載魏宣即梁惠

至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
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
人錫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布南宜僚受酒而其前後錯往
有人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圓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
豈必其事之真哉 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而向蔽于隰子之喬木成
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教創則止之相室曰爰之亞
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愚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

所不書其忌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備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墓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碯
之言親間舊作新舊本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爲子夏作或以爲衛宏或以爲毛萇今按後漢書衛
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
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

故多用如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
序用緇衣婚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非出於子夏矣
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
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然也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等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姜女名二十故吳見歸二十曰念

伍負

子胥之難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曰壞宗廟徒陳
鬼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

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高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
胥夫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
子胥操鞭撻管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
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
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抉子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
于吳王僚公子充阻之。公子充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
復仇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遠楚勞而後
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
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強忍有濟國非負其勇氣，遲於一決，不
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

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懷傾世臣而
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於王子晉之仇宜
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晉所痛
心疾首者不徒奢商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
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忌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終佞而存楚
之社稷則子晉之志尊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即所以爲
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中包晉哉乃吳師驟勝而踰楚舊臣伯
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噴
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天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晉
之心矣夫子晉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被逐之十七年之久

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闕闕亦宜樓兵
休甲待楚人之心無故傷辱先君之屍以怒楚之宿將舊臣持
國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
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孝也
獨不慮先人一杯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誠令吳兵去楚昭王復
國死於共兼之廟收先王之道骨而葬以衣冠然漢蓋發伍氏
之丘隄而汚猶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載紀不
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
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報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虜宮蓋有欲妻
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

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閻
閻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蒙无因馬茂之妻夫貴無忌殺吳胥
而蒙无提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蒙无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
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卒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卒曰君封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
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錯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
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既
入則楚又吾君也公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難遇昭王猶
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

晉以快生臣之怨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

父而殺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錢以死後之紀事者甚

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

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

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仇之義者矣吾

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太倉吳梅村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

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諛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亡以來

感

感如寤寐日莫雜興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誌姓字名鈕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路環子

雍門之荻

左傳伐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十樹荻樂者解荻梓木也可為棘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

寔周定王^貞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咸烈王丁丑六十載。閻
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臨
夷。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鷺入松細。魚畏
沉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菴証其不熟。其云讀墨子
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
有確見。後檢脩文。柳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施
於江。今隨鳩夷以終。蓋以鳩夷。巢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
隱五湖。自號鳩夷子。後人因以隨鳩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

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太史公顧象
小說謂蠡居陶作爾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卿相不為而甘財
虜哉句踐既滅吳遷都於吳興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物
色者甚矣蠡之不事一辱為薄俸再辱為財虜究哉今洞庭山
中尚有蠡蹟蓋蠡寔隱太湖耳為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稱稱君長共
却脚脚二百二十四年按脚脚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熱齊地並無句踐塚豈有都于
斯而不莖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異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見楊用修詩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儀魏之用事者使人邀斬尚而有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國紹胡服衣冠目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即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齧裘此胡服之事按胡服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捲袂尾

為貴賤職氏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

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

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錦鵝冠惠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

武靈王製云所吳師遺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輪未周而亡索隱引策

趙人青荇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於梁馬却不進襄子視梁下

有人荇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

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侍

賊我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

而白鼓

段干木

段干姓，季初封段，段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无字，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干，邙地也。又有襄叔虜干，干之春而秦霸是其地。九李濂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秦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教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塚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卞淮盜發得竹書數十車世號汲塚竹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觀之河南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始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記魏襄王時興群臣歡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起進曰觀火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蔡圖應脩牧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咸凌苦峻老蓋惡谷谷父
淫不痛懲不止况楯教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
沉寃而絕承惠似無不可若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使豹不鑿
渠復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莫
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實矣哉

滕縣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
中國為之耳冬臘至從三戌為臘又親惠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
立秋有禮曰臘劉漢書注謂之發委楊子曰不勝臘也歛哉

菘菜詩

燕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縱連橫兵革不藏文
士並鑄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替音
書策相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留音明言章理甲兵金
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極文辭天下不治平舌敵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新音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節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映七修類稿

緣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報王二十六年十一月
望日冬至邠人因哭孟氏履賀節之禮遂以成佑年八十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報王之二十六年八
十四留青日札糖兩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
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
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
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辭哉因定以
為周顯王四年

孟母仇音掌氏元成宗光貞元年樂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
母李氏未知何據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跽像世傳孟子產母自刻其像殉之是
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踞而坐於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成歙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
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張隱無見於帷幪之下然後
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跽也又據關里園像志引元鄒縣
尹司君敦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膝向後屈膝當
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因知
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也此像家
古最真三遺志

趙岐注有孟子外列書四篇 孟子晏由氏陳士元按由或作田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王嘗賦高唐于此世俗悞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一作驕雲南志據史記言莊驕取滇南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留王漢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飲祠驕或曰驕即盜驪見於諸書遂止按盜驪柳下惠兄乃魯人莊驕楚公族乃楚人驕大盜

與贖同人因以跖名之非盜也又唐蘇渙少善刺盜善用白
臂巴買商人苦之稱曰白跖以此莊踰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
拜崔瓘從事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
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此比之也從是致之跖自是柳下惠
之弟之名為盜故特名之曰盜跖亦為盜故名以此渙復為
盜故名以此賈賦曰謂跖踰燕兮李奇注曰此秦之大盜踰楚
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跖不可稱極是但謂跖即盜跖此不讀
書之過也此姓展氏踰姓莊氏此魯人踰楚人李奇謂之秦以
為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續錄司馬遷史記云莊踰者楚莊
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踰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收還報楚

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頃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破夜郎因留王滇池
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昭王黔九經五
十二年不應如此淹父恐史記謬誤班固因仍范氏所記詳考
為正據此說項襄高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躡為非莊馬氏
又云豪即躡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躡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
南通志又曰豪躡翁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此躡躡
李奇注曰西秦之大盜躡楚之大盜此以躡為盜之始也考邊
園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躡音居略及使躡為盜何不一
列註之又不加李奇何據夫此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

人其跡可知又惑知不以昭故連及焉耶正德間雲南欲祠焉
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光美云楚有兩蹠一莊王大盜一柱王喬
孫將軍平漢自王若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漢之蹠非
盜矣予謂邊固既說項_項兼王為成王又惑知不孰豪為蹠故作
漢蹠志者當從范氏註豪為正又詳柯史記作詳柯班范二史
作詳柯異物志曰詳柯兼船杙也韻書曰詳柯郡名通作_詳又
作詳_詳戰通作柯近有作_詳柯者直音曰_詳音作_詳肉重_詳斤
柯音_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詳柯為正 然記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故政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
王不得輸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石炭變其
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泣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
齒盡甚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傳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裨剝面皮韓國謀政梟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金斤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也彼為吾婢
而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屍哭絕行脈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祝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蘇秦攻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
秦出師數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攜秦租楚文碑熊相率諸侯兵
以加臨我宋方自政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
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祖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
熊相才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墮及柳長而史記止言
六國遠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南
郢即江陵又謂攻郢縣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忠
王遷郢在宜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復
漢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人故城中土
人呼賢士臺亦曰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
郡國經云燕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國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邯蓋也邯山至此蓋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葺羊具
車馬皮帶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救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緯唐
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五
舉於鄉：鄉省試府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縣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詔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虜起張將絕命將士
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為粟山

書堂

葦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葦
非一故曰葦臺嘉靖丙午邯鄲知縣楊重威傷葦臺之內
剝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幹葦井又先於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又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十乘
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今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因真酒敬奪馬羅敷^乃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
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感誇其夫為侍中
即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古^{合諸}

古詞始同而未異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豔歌羅敷行一曰
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緣羅敷也

卽鞞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卽卽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夸陵籛子學步於卽卽未得固
能又失其籛步矣

記里鼓車

記車鼓車秦始皇作古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於秦
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
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即中令嬰等華陽國志此與左
傳經中生事同而秦之錯子不封得非有鑒於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寡能殺虎者邑萬家象稱之於是夷胸
忍曰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腹盡
搏殺群虎大吻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
惠除功莫大焉欲加要標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筭盟曰秦祀夷輸黃龍一隻夷祀秦輸清酒一鐘重

歷漢至晉專以射虎為事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
一曰板橋蠻常豫華陽國志

荀卿

荀姓師姓肝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荀卿漢志作孫卿

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館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
由臨洮抵遼左即搽版築於遼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聞閨至
則即死遂哭卒土人遷高阜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亂杵跡亦平

志府

孟姜氏澧州人夫梅范即後長城死姜女哭盡夜不絕較負骨歸
至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塑像楚實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宣君道出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徙築長
城卽憐三日以棧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江
邊臺望夫楚生分遺刺竹種望夫臺址楚徙赴塞覓即道出曲沃通
澧河漲不克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

仍存秦法情工者死瘞城中范即暹烏姜至塞覓即已死綾城
大災城傾骸見乃刺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君山麓渴甚一
哭泉湧飲水護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遂
回涼水山谷間乃鑿石工梵石為洞瘞即看身坐而斃留金數
石隙中時復隱見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惠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
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刑谷中溫房瓜實乃召博士諸
生說之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像為杖橫諸生方相論難發
橫陷之後人稱其處曰懸儒御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葬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廢秦王病創死

論衡

此與史記不同

秦史記之耶溪高漸離而此與史記不同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山埋白璧一雙深七

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幸江山此狩蒼川勳名素壁太平清純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 前賢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

文選作祖作以
蒼頡篇曰祖同
候也七餘切

受帝命業超上古城周穡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

漢前五好矣均吳美冠頌黃靈七代敬構商堂從聖精神

將紀萬幾蒼藹餘輝斐舞萬祀海靈泰山泰山秦碑李斯篆額乎沒

於土當事者移署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字尚

可辨而曲折屬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

南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在唐城已盡墨片紙

而遺王極漢集

鞭石

本泰山秦碑一傳
會稽山碑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竊々東傾如相隨
之行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流血
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疹如鞭撻痕 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祭陽貢士孟思正南補謚始皇帝抗抗颯逆天虐民曰抗
怙厥肆行曰颯胡亥幽皇帝瘞過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
遭難曰愍 龍川文集 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滅自
此成 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
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平之役如燕^王昭者乎不有龍西北
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遺光祿魚出
塞之後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成至土登之役如魏孝清者乎
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鳩純成之役如齊文宣者乎秦
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齊之斃非以是則其卹民情與弗憫^憫
民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於秦隋嚴備邊^邊令休天子吏民虜
突悉入吏民略去取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王^皇三石不至今樞車送之次

仲化爲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焚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於以避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諾命姑曲爲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穹壤間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今悞儒生曲士以此傳爲好異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

鎮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從南越相呂嘉手孫家於居哀牢以嘉爲不韋後因諱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忠東漢永嘉郡始此

魏王子騫

武帝親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
藏之間出示客乃為樊御史所募沈明臣豈翁樓集

項羽

下相里鐫梧桐古蹟去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

湖州下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云羽事件不殺唐丘陰有項王菰

食文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鴻山關項羽於此見群雁曰我當南面射

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一絕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

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萊蕪廳旁云是故宅

其

項伯

項伯名繆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濞顧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鴉鵒井

臨城縣西北三十里鴉鵒井二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鴉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櫛子命陽武車下里也即古蒲柳也古宰社處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鈞盤山相傳韓信叔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

鈞盤山餘曰魚遇鈞鈞吾其亡矣遂遇害一姓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研吉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凡繼安國

君魯徐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立將霸為大司空封於陳侯晉

誌錄

紀信

紀信四川安漢人子通高后八年周勃封諸呂討呂通時掌符節知

北軍竟成安劉之功通志紀信墓一在華陽府秦州北門墓側

有廟 正統三年追封紀信榮澤侯諡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鄴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漢蕭何食邑鄴縣

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紅生墓與何全定律全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涼上 慶雲縣東二十里樹甲口

相傳韓信下齊嘗於此地樹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無後矣而余嘗

廣中人言曰吾鄉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作侯家

有客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皇后所劾

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寬我泪墮下客見

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見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

南赴我與趙侯善他亦重侯必能保此見遂作書遣客匿見于

侯曰此淮陰見公善視之他養為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聞

韓之卒也命其族世蒙于海濱聞有鄭侯所遺之書射陀所賜

之記勒之鼎銘

丁公

高帝親丁公丁名園

四皓

東園公^蕭雍字宣明^綺里李朱暉字文李夏黃公崔廓字少通
齊人并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高序道南楚起
四皓墓商州金雞原夏黃公墓在慈鄉縣西南三十里^{慈鄉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港上與四皓同傲不出

侯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虜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來洋川
之書高帝為降赦長安歸復其鄉更名曰洋川河表夫誕戴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造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生熙生金生全生千秋千秋生嵩生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生嗣生皓又張良少子辟疆

項姜侯

項姜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不載宋
劉裕初貢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項姜侯塚在滁

州境今求之不得 除陽志

光舜尚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尚舉冬各主
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
捧觴上壽余嘗性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雖亂
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
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
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雜樂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

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櫛里于墓
用此推之雖多更考考亂借竊迭居必謂高帝道跡故葺修葺不廢
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孝義李燾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
制詩也細讀四詩備稱荒涼之地是故侵城於故基而晏也晏
前代之事非有證據以臆計皆臆也考李應祥癸勝畧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凡六等曰漢并
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晉未央曰長生無疆曰萬壽無疆曰永
壽無疆而至背厚一寸弱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細雀臺瓦
為少方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空
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

李應祥廟誌

雍錄畧曰秦本紀始皇造

廟及華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
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鄠
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序一作序中二十五丈深十
二丈

漢紀

荀悅漢純高皇后竊雄之字曰野鷄太宗孝文皇帝竊恒之字
曰常孝文帝景輝啟之字曰圃世宗孝武宣帝諱徽之字曰通宣帝莽元帝元帝與
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觀春秋裴松之曰
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知為有似然漢高祖時
封列侯北月未有御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熱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數聚而為散從
之如搏影今陛下以感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於代谷

果有平城之圖主父假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藏陽中
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間天
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官名未與可見秦王誠深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
右二都僕南也七公東軍中蒼頭廿武北七朱雀東明北朔平八司馬允衛
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
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允衛士三

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櫛京城也至之者中櫛其屬有中
量控騎步兵長水射聲並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
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
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改以上共計軍
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憐徽巡已耳何以御巨測也
且高帝十一年發中櫛卒軍壩上武帝三年發中櫛材官軍長
安武帝以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俠飛諸兵擊諸羌恐抽
銳以往營衛益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道法 王偉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俛首竟蹟！

獻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詞割蔡掌倨
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今高帝見之不當與僕冠同爾
耶奈何得號新詔也 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
快尤孫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母諸說破併補葺小有
異同耳吾每讀經文使人神往一經履手遂萎然不振何異鉞
殿材作蝸牛虛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
今不傳于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 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在薄太
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羲娥傳尚書於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
甚靈應

孫印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印死之今涇州東二
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於山東之麓有禱輒
應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曹學佺兩河行編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父祠墓周圍蔣以柳名田曰細柳營蓋取此軍細柳之義原武縣城東北教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鈇聲史記周亞夫其巷人也原武本古巷衍地或亞夫先生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教騎勝柱其間高宗初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謀耳明妃因宦詔興改葬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盤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妃遂奏聞有初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此鄉有曰黃學村董二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相堂云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相元末兵廢 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

州東強縣志董子為邑人似安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

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秘書省春秋繁露

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摺取董

仲舒策語雜置其中概不相倫比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

其說春秋九 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

今董某所躋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各居其處之

一愈益可疑他日續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倒

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該之在前朱雀之

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若不獨

今書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夫然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

茅間雀豹兔旒以繁露者何答曰假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
露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
推想其書皆周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為則玉杯竹
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體
實物象以連已意略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衝殆形過
鏡別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修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
體皆契合無殊矣 天氣之氣不致感滿不交陰陽是故新壯
十日而一勝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繁露

枚乘七發得傳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
七略劉梁七舉崔駰七獨桓麟七况李尤七欽劉廣七興曹子
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郡七葦陸機七啟孔偉七引港
七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憚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誦諸
公肥腩文詞而欲齊脛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
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箱之篇謝朓四溟山人集

壺闌三考

壺闌三考孤茂

酒池

武帝作酒池池以跨卷胡飲以銀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帝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術詛向於天宛日與神君
文成等時故其後卒有五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美穢
者不可勝紀然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曰巫掌群巫之政至
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
鬼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五蠱詛

蜀

常璩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

與已同國至黃帝為子昌意妻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
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并絡無疆江漢連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封
值神故多斑斑未文章其衣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羊者
星應與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俗故多悍勇有周之
世限以秦已不與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蚕叢其
日縱死作石棺柳根縱日人塚次栢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蒲
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稱杜宇時朱提有渠氏女利將
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穆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耳會
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禱位於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鵬鳥鳴故蜀人悲社字也開明位號曰景帝生靈帝至九世帝履綽王開明王句夢鄭穆乃徙治成都時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覽輒令移立大石長三文今石笋是也薛曰筍里未有謠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帝也周顯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獺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筍遺蜀王：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王曰王當得蜀土天奉我也惠王乃作后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使金蜀王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荆秦人曰東方牧犢見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美女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敢以樂之無

殘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尺上有
石鏡金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蹄之曲成
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擔也
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昏其應之周顯王
時惠王嫁五女於蜀；遣五丁迎之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
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世此山崩壓殺五丁及五
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塚作思妻臺周
慎王子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
太子亦喪于白鹿山關明氏遂亡周顯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
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及故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

蜀侯休復楚取南商也地為魚仲卿惠好才亦年使張儀城成

郢城郭縣臨即其築城取土赤城才澤國以養魚今萬歲是也

都報五十四年轉蜀侯整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客其寵加毒以

進曰觀從二十里朱富弒之與近臣嘗近巨覽王怒賜悍劍自

裁誅其臣即中金嬰壽明年封其子館為蜀侯十七年荻悍喪

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又因名曰城陽門為主相有靈祐

輒應三十年上廷蜀報誅陰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山為

天門至隋及梁見兩山開如關因號天彭關彷彿若見神迹從

水上立相三所穿郭江等水溉灌三即關橋田於是蜀汝野千

里號為蜀空澤作石摩五頭以取水精又作玉石人立三水相與

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感不改有時青水有沫水出鰲山腸瀾崖
破害舟船水發卒警平瀾崖水神怒水孫入水中與神開九罵
諸水皆水所通又穿廣都壘并蜀益饒漢初發蜀漢糧助軍收
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屬學政比於齊魯
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
士命今世誕生於是靈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成乎梁益之御
秀茂盛出或龍飛鸞閣允序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
如子雲君平華瑋趙嚴被龍宥有鱗鳳集於有葉世茲其美擅
名小區政漢徵士蜀有四馬自秦拓皇定六國統豪右於蜀
家有盛錫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知連聘以富相尚存其由來

染秦化故也蜀之世係大都具此教語塔本教作神怪而中奇
聞異見亦異世不絕豈偏方之毓氣固然耶何據充諸志之平
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常璩以陳承祚
所著益部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
星列提封澤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居學士蔭高堂聘惟慢慢足綜物
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遺厄運函夏滔淫三州河近為荒蕪桑梓曠
為長野增蓋遊景城耶靡闕乃致諸書爰成十篇資庶帛于頤
牆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刪載者多故有所闕猶愈于遺忘
焉其辨舊說也曰三皇象抵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
蜀亦從焉行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通久通矣而隋力

五丁珠未就也世傳蜀王蚕叢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覽靈
死化為蜀帝周襄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堯化為子鵲又言蜀
惟警左袵未知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細而蜀先王
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蚕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
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書一人之血乎
鵲鳥或云雋國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在蜀為殷太史周末
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御豈當漢興及稱荒服無文
學哉其構亦近理其文辭不及奇雅趣珠勝之

蔽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志車子衡州人教遊三湘久棲南岳衡州府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并鍾離鍾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
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霍去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靖夏康考國家安寧樂燕央考載歌于

戈矛矢藏兮麒麟來
騞風颯羽兮與大相保
采無疆兮親之百
年各延長兮古今樂錄

柳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頽玄冥四章依柳子作

洪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能不明也
驅車上東明游殿宛與浩舞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
孤竹一篇傳教之詞細學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
嘆云歲云暮丹

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沈全

李陵為臨沈令後漢由叔邑凡悉之生清隄館 大同城北五
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排雲堆 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蕪飛李高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高高高謝謝陽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親
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容齋續筆

曰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業衛人覽著賦心四卷 華陽國志

文君甕壺

文君甕壺即楊氏於車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而徑二
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陳眉公偶
然雜書大君漆盤南充黃大
史輝家出示客來中
却喜

柏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橘桃李梅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萼蘆持
梗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東坡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光十七里閩中記

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
十步其形方正以漸攔其上而頂平此類覆斗九陵皆從此置
邑其旁為戶五十獨長陵茂陵俱萬戶漢蓋諸陵俱在渭謂北咸陽原
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
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
霍去病墓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
類漢書為塚象祁連山以去病寄塚匈奴於祁連也觸師古云
塚上有些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而指北
有塚視青墓高少城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
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

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英陵蓋其上為祖陵之北與
諸陵所製特耳吳王禕澤澤錄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高不疑
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馬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濟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
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取而至於殺

其身穢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墓

次
厭沃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墓七十二

東海尊婦

東海尊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惟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鷄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綠：碧雞場南之荒深豁
田谷非土之御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場漢其澤配三皇黃龍
見號白虎 仁婦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楊

石文

古詩
古詩綱目

漢法綱目者有罪古詩盈一水間李陵詩獨有盈尊酒正忠
帝講章孟詩曰實絕我邦犯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亞傳莊使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亞
曰趙李極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
李相經過頗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職尊寵成帝嘗與徽行魚目混珠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

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漢所謂古文者
科斗書。今文者籀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
之俗字也。

蘓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李重陽擯罷極苦之。有欲和
親計。衛律乃史跡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前到光祿大夫
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獲。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
人。

擗犁

平壤匈奴傳不識擗犁事。有故匈奴執燭頤而問之。奴曰。匈奴

如以稱博梨猶吳人稱天子也 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願婚漢氏元帝以掖宮良家子王
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
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粧碩
影徘徊珠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傳夷狄然曄不言呼
韓邪願婚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
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曰烏孫公主非昭君意也
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画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穆女

端正闈麗未嘗窺看門戶緣以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遠不幸獨居羣子是人婦對使者趙席請往復不顧
喜其子吞藥自卒蓋其事雖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
記乎要之琴操索然惜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神歸縣有昭君村
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處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
塚晉以文王錦昭君號明妃云韓子蒼曰昭君有胡笳二十一
石圖序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譜

祝里冷朱雲殘譜殺不事有司舉奏未下陳成素重要：從刺
侯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頭做伺知之白奏成滿世禁中語下

徽猷治域死駭為城旦 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略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孫不免偏戶以聖人
歆人匹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
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超若曰志翫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
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從夢賜出收而納之明日
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元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
隨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死三十年矣。後漢程璜傳曰：璜數從楊幹折，異是璜親炙于
雖其所說，亦可信。無難，不阿。先武，繼希之學。人品朴直，言議
不黨，益可信。美漢書作於，如帝時，因死，經成于書。大家世，將百
年耳。目懸隔，滿染影，響聲，虛聞，實黃，加之疾，忘何所不成。如前所
稱，雖以老萊之高，然盡之介，不足倫。假豈，邊甘，屈辱，執事，奸莽
黃門，拾事之職，已有故。無祿，位之類，又見于後。書，出一口，皆馳
兩端。且稱事，奔難，曰：寂寞，倉皇，挽回，不能更生。辱，弱，儒官，優時
經術，顯克，敵之功，之愈，成之，奮，絕，無所恃，為，怨。太世，法，言
精，奧，右。劉，秦，美，新，膚，陳，場，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亦，詞氣
相類。今，但，玩，窮，枝，畧，無，妨，禱，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之，筆，而

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誤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對敏子雲復厭之莽誅豐父子投菑四莫

辨所達及便叔不諳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之子雲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語曰

惟寂寞自投閣關爰清靜作符命毋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

之所並在未央宮北第四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閣之則天

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

有承明殿著述之所龔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述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天祿

予攜子雲解朝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大
金馬門乃宦者之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
為名子雲時持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曷嘗係直
天祿乎籍令以杖擊為棠被石渠所貯節候圖籍與瓦廡皆在
子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後闕之事乎然則劉向杖
書天祿者又何也予攷漢主武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
司馬在焉時以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執杖天祿耳子雲既
持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何由曲折而北乎獨惟孟堅何
其忌子雲之源也

恭和明正用曰稽相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任成帝哀平間未

言任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授閹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余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還始改元天鳳五
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
一者又相牴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堯永
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
非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今年春按郵鄂縣而雄鄂人也讀其
邑志得侍郎簡任芳辨証尤悉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親安
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歲矣自高帝至平帝
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七十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

誰止三世哉

馮時可曰子仲吳仲文曰建始元年坐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

雄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
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荐雄何以云不得延於葬年也又謂
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為谷
作乎元后崩雄為作誄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
即以漢書斷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為門下吏也極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
得為史與漢書四十餘合是咸陽相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
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

亦五年矣惡從誅之雄善數學劉萑為雄弟子作符命時格引
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也

郭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麻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

題刊石曰楊玄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裁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後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
當避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遷于華山信慮歲餘精思丹道乘雲
氣冉冉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漢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
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謀莽不克死 註 五溪苗領田強王莽欲錫

強錫印傳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莽以其三

子各將五百人下走沈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
子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吳均為或以為劉子駿據而陽龍
祖稱大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
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吳均自作西京雜記也黃
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洪又抄集園

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秦咸陽宮有銅
人十二列在一處琴筑等笙各有所執組授華彩儼若生人下
有伴二工吹而組緹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西京雜
記著之今攷無焉則闕籍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難常人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繯代死兄弟李者
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圓解皮即位封崇聖公
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塋九十塚 密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健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

縣人因王莽亂求饑之後光武起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

帶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
時徙南陵山仍號春陵今襄陽之東陽縣

攀倒井

邛邛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逢王郎于此士馬俱渴因
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
視久之則類倒之狀頗存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
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 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觀鄉人。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豈公朕欲用子為
史官，改常姓？」性對曰：「臣受姓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便辭去。」傳

高獲，嘗舉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故蹟遺文太平清話

云：子陵年八十終于茂，生隆，生卓。明太祖高皇帝嚴光

論曰：名爵者，民之資，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是也。

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

而不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因知所指，稟天地而

生頗鍾靈考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才如斯人之奸縱其如鬼
神所且彼樂釣于水隈持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之曠漢何非
是耶假使垂福主即割齒于孽漢清未定之時則先釣于何處
當時黎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
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推命而不仕去此而終無人用
天子才昧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々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時
與朕觀當時之罪人^々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
補報可不恨歎

賜異母

異從先武其母罹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逐日繼今

廟祀饒陽縣治西曰為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馮援陳登夏侯惇魏滿竊竒像孫
權盧敏晉孫秀葛洪陶廕魏晉末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
班復周命五命令

黔貢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特柯柯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
境高洪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先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
郭子章曰特柯柯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
輿圖謂為撒七星關水即柯柯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州城梅

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登山方伯作特柯江解濟鹽江下流
至打穿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統觀之特柯的然可通番禺
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
原嗚呼嗟矣雖然四方偏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路官漢黔
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今沈于渚天竊水激徑一望見一名越
王船郡國志今在蔚林州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側立銅柱南寧界上 在欽州古

春烟上錮柱折交趾城友人過其下西櫛土石培之 吳黃武
二年都督程晉興閱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衛山縣西北百二
十里 唐馬援為安南都護獠夷安之建銅柱于漢故虜錄曰
唐德以明伏波之南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蠻
西南三百六十里分節嶺節草為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
上溪州刺史彭士然然怒恚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
策府學士李弘皋銘曰金人汗出缺馬蹄堅子孫相連九：百
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 國朝彭天寶封
宣武將軍世襲

漢書建初中戊辰元四年璽園死范史謂園死獄中女弟曾大
家應証種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蹟非實也 曹大家子
毅見文選東征賦注非毅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
傳竇憲紀功塲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衆興上庾賁即射中之邊作辭曰鳥：啞
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而郡懸榻

著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璽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
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身真一榻去則懸之周母豫章懸榻
見徐穉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滂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元上
章力辨滂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具今童恢宋長洲王楸政碑乃姓黃非童也野
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初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
避之屬可報解報解之接帝耕於懷熟今之武陽大義御也民
望分志務志老作武陽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平奉母事違奇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
於內丘之金提店卒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宣碑

漢泰山都尉孔宣碑宣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
錄文曰石孔宣碑陰不云碑云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陟山宋仁家勒石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
人也今按田寅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
氏一人錄釋謂漢儒關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
則曰門生朱冠則曰門童德而稱之曰門生治舊所守府其緣屬
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虜士非所據則
曰義士此皆讀漢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
煮平石為蟒蛇所噙子衛奔走尋處無所乃假鼓權方生療鶴
跡置石崖頂劉光武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衛

為余師衛子魯為嗣師以法感天下 李膺別記

大人大人

康相仁 魏人 潘瓚詩云 大人 魏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
文人 故姬 遲後 漢范滂謂母為大人 史記索隱注 帝昭云 古者
名男子為大人 尊父 姬為文人 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 文人
謂淮陽 憲王外王母 即張博母也 故古詩云 三日斷五匹 文人
故 魏 潘 瓚 詩 云 大人 魏 樂 府 焦 仲 卿 妻 三 日 斷 五 匹

著火則火

漢邊禁防守有著火 藏火 咩 何 郡 母 歛 縣 有 劉 火 卒 借 國 志
於 龜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於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

邕與五郎官中郎將高堂新與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

定六經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立於太學前 再刻 魏正始

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

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太宗開成中

所刻鄭覃與周燁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唐以宰相兼祭

酒於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

石本委棄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王字白鄩請鑿入城

鄩方備岷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王羽詒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

為矢石亦足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尚書省之西隅宋黎

持從置京北府始於元祐二年得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淮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蔡邕所見其存者僅十有六餘皆殘壞磨
滅云 五代蜀孟蜀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
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勝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挺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傭耕以養母父沒貸錢里人

裴氏鬻身為奴以養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秉卒亦至於父側
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北落僅餘兩句亦似世人
身世耶黃山谷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被誅而詩紅
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致於史也且卓既懼廢
立表銘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
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卓誅之
後其詩首言偶迫遷羈邦撫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
祥則捐軀葦園可見德言平士人士腹弱果兵皆胡羌縱據圓城

邑所向悉破止馬邊懸男頭馬後戴婦女長脰西入關迤路險
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數無窮
已別邑尚無恙無恙也附藝寬大尉氏縣南四十里隄村保為
藝核墓相傳子邑附藝其側核字伯直有清白行虜俗黨不恟
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諡貞定尉氏縣三十
五里藝家在藝邑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今有齊廟祀邑園村在縣
東二十五里之稱藝邑為陳留園人者指此邑篤孝母卒廬墓
下有別苑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邑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泚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流灘

死子願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有金珠作二錦囊繫足頭
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波所哀哭自沈見
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本
守蕭登高上之高書遺尸膏椽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於
雙道張弔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雙道張弔黃貞妻也
沈身求貞事願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漢漢皆載范史今曹
娥以邯鄲蔡氏賞識感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教也
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馮衍卷海內酌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焉家 張魯
曰寧為魯公奴不為劉倫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潁陽侯子孫家潁陽 祖墓在今
大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
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達爾

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殷於周之誥惟彼魯邦
一變適道風化存為人之好德世之銘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
士民是享是宜其戎之哉賜理策曰小子哩朕統漢序祇順天
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惟彼梁王畿甸之邦民狎教
化易遵以禮性恣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敷之哉 按
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音則隔甚繫繫可也用魯事失寔作者
之過也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錯著孔明之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歲溫問曰諸
葛公有何過人處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史良

父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妄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

牟鎮一在成縣之棊盤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今滇南劉文

徽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水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有神

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迷陸遊而杜

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逸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

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

并存其蹟勿移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

在却外存如成都節義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呵護

之乎郭子章蜀草

楊慎漢畧按武侯於漢威德素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視
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
碑文曰碑即什壩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擣之有盟誓臺大
理有畫卦臺天賦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
有諸葛營旂臺種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臥
龍岡湯園箬武臺字月攀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梵井激
江有諸葛營象化有觀賓山玉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寨泉及池
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鋒臺
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
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華而華心悠

久無數鳴呼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夫
郭子章燕記貴州有會城有藏甲岩軍第七里關鳥徽有棟簾
岩黎平有譜葛德所在皆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棘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初考車之為制其未雖久或蜀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
教人為之而制或少异故亦异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
流馬為小舟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槿木石短扛皆名牛江南
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
名其車又何异哉 略聞禮萬一樓集

龍鏡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迴樞陳

改建鳳樓

書院

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

址，羽請於曹操求初秦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圖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投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蒼都護李嚴書曰
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分正嗣有三遠人惶惑不
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頸膺前蓋黑

蟠脰三斛斷木橫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英為然皆從斷
木壁到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滎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音
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蘇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株藟
此山童子歌玉燼三洞雪傳宿乃行江流勝化功題名云漢竹
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卬於八蒙立馬勒石四川藝

馬櫻

文志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超魏善街亭之敗魏超魏朗知情
不舉高恨之免官還成都大櫻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
得之不誅又奚待乎 王世貞

閔興

閔羽子興字安興 閔人張柬云閔將軍本傳傳氏嘗避難而逃
追者詰之誤應曰閔氏遂姓閔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御候明呂岱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字
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山
楚記

御正張通

如書令御正殿中監張通含妻子隨後主於洛陽